

小白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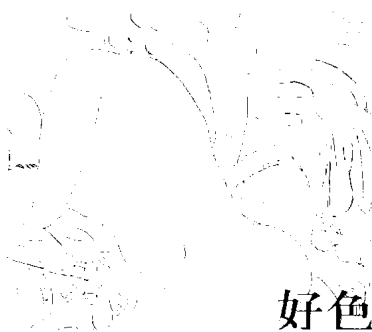
欲望的心理结构，就是欲望的历史。

· 图文本 ·

好色的 哈姆莱特

人民文学出版社

小白 著



· 图文本 ·

好色的 哈姆莱特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好色的哈姆莱特/小白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02-006908-8

I. 好… II. 小… III. 随笔 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4590 号

特约策划:陆 灏 秦俊全
责任编辑:王培元
封面设计:张志全
版式设计:周夏萍 李 佳

好色的哈姆莱特

小 白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www. rw-cn. 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87 千字 开本 640×965 毫米 1/16 印张 15

200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6908-8

定价:29.00 元

序一

风月之余说小白

陆谷孙

谁说小白只写风月？他外文功底好，对域外书情了解得及时而全面，加上笔头功夫了得，在我看来，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书评家、写作者。

这儿有个例子。小白写的《好色的哈姆莱特》一文发表时，我这个所谓学院派中人刚刚收到此文所本的*Filthy Shakespeare*一书，比他落后了相当时日；而当时我正给学生精讲《哈姆莱特》，为帮助他们见识丹麦王子的多个棱角，了解当年伦敦观众的趣味以及莎士比亚如何多用双关语迎合这种趣味等等，专门推荐过此文。后来，不知哪位还把此文贴上上海译文出版社的BBS，受众因此更多。“色”只是此文的引子，更有价值的是文章包容的历史文化信息、语词之嬗变以及解开莎士比亚语言谜团的钥匙。诸如nothing, resolution, country, 这类人们耳熟能详的英文词，究竟与什么“所指”形成双关，文中都有深入浅出的分析。对于“王子嘴里的那个‘迷人的东西’（metal more attractive）”，小白动用了诸如《牛津大词典》和《汤姆·琼斯》小说原文等素材资源，发掘小词汇里的大学问，于轻松谈笑间化解了严肃的学术命题。关于本文的意旨，小白本人有相当到位的概括：

莎士比亚作为一名才华横溢兼具号召力的编剧，当然要投观众所好，以虽淫但隐的词句来刺激他们的想象力。然而，读者不要以为这位天才剧作家只是在玩弄低级趣味的文字游戏。莎剧的语言绝不像当时一般戏剧语言大多只具叙事功能那么简单（中世纪以前的戏剧或者更像说书艺人的表演），它本身是具体的、与角色密切相关的，即便是那些所谓“咸湿”双关语，同样揭示剧中人的深层心理感受。

当然，如果小白同时能把学院派人对这本书的贬评（国外有人建议书名改作Filthy Pauline——女作者之名）介绍得更详尽些，可能对师生写论文更有帮助。不过这样一来，机趣、神态全无，对一般读者就再没多少可读性可言了。还是古人说得对，“天籁自成天趣足”！作者在生发这些“天趣”的过程中，致力于在“表象”、“迹象”中寻找历史的细节，把历史还原到基本的视觉、听觉甚至嗅觉环境中，是颇为独特的探索。事实上，在这部以“好色的哈姆莱特”为标题的文集里，其他谈书论艺的文章也自成体系，不乏“天趣”，多以世人所谓的“情色”或“性文化”为突破口，然究其实质，却瞄准了艺术史的某些核心问题以及相关的文化碎片。说是以男女之事的瓶子装文化之酒，也不为过。

我想我应该是见过小白的，那是在某次某报邀约的饭局上，好像我们还坐同桌。只是离得远，未得详谈的机会。他也不多说话，有点stand-offish，我想也许他像读书一样地在读人吧——尤其是喜欢高谈阔论的一帮腐儒，当然，区区也是其中之一。

二〇〇八年夏

序二

为小白序

陈村

每个人都是性的灾民。

这个宿命是《圣经》中的伊甸园故事定的。人类的第一身行头出自原罪。那片无花果叶子中信息无限。由此，人类的性文明史开始了。

生物之性的本源与道德无涉。简约说，基因需要最大限度地复制自己，实现世代的承续，也实现生物的进化，因此发生繁复的性现象。那些聪明或自尊到懒得出招的个体逐次灭绝。上帝出手阔绰，他营造生物，精子卵子的冗余值极高，不怕谁想不开。

披戴原罪的人类，在上帝的引力场中总在做点不合他心意的事情。上帝说过了，现在轮到人自己来说。在性，呈现令人头昏眼花的状态。人这活物，构成人的组件我们知道了，但人的心思和边界我们不大知道。那块貌似盐碱地的地头，长出多少奇花异果。人心不古是定数。往年前卫的先锋的各种花招照例被后世一一追认，归于平淡无奇。人在性的功课上最多地食言而肥，绿肥红瘦。文化了，人体的每一寸都是战场。前日的惨痛成为今天的狂欢和明日的漠然。人对自己的性的发现和对世界的发现是同步的。对性的好奇是人的基础的好奇，性的原创力是人基本的原创力。那种欲罢不能的冲动，繁衍人

类，滋养人类文明。

纵观历史，每每于时代之转折处，情色文化扮演要紧角色。在许多年代里，它们充当解构权威、反对宗教压制的先锋。比如薄伽丘的名作《十日谈》，貌似趣味粗俗的故事，却无一不正击教会权威的软肋，开启反禁欲、反宗教的文艺复兴思潮。回看小白的作品，也多包含着这样的春秋笔法，如《黄段子和小册子》，即呈现了法国大革命前夕，革命党结合民众在性话语阵地上同贵族的角力。

及至现当代，性作为一种表征与权力的关系更为错综。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西方反战运动，婴儿潮一代的政治理念，都包含着“性”的因子。联系到学界，对女权主义、消费主义的研究，更是无法绕开性文化的种种表现，大到口号宣言，小到广告服饰都包含着心理的投射。小白所写的《带画刷的男爵夫人》和《吉吉的身体》由日常细节入手，折射出女性与男性，女性与艺术的权力关系，趣味和说服力都胜出普通的理论分析。

无须讳言，在历史的演进中，情色文学和性学研究作品中，沉湎于表面信息，乃至迷恋把玩形式者也确有不少。然小白不同，他浏览过大量的西方性学资料，但他不是猎奇的收藏家，不在乎资料的材质与升值。他将看过的资料打碎，洗牌，从中发现问题。从古巴比伦到古希腊到古罗马再到康康舞、咖啡广告和太阳马戏，其治学逻辑颇似那位钱姓学者。

时至今日，性的研究成为显学。飘落在历史中的文本被搜罗、展示、拼接。人类犹如正视地球的由来一样，正视自己的由来、由去。各种问卷、报告之外，专著风行。人和他们的生活、行为，成为学术研究的正当标本。

有人问，这些学问有什么用。我端庄地说：在被物质和环境异化的人生，性是解毒剂。我们受困和受惠于性已久，理解这些文化就理

解自然之心，至少理解人类生育的冲动，有利于搞好计划生育工作。而小白在做的，是人类学的金色背书。

小白是异数，也可称作文化尤物或精灵。当他维纳斯一样在被陆灏盘踞的《万象》浮出水面，引动众人惊艳，明问暗问“小白是谁？”陆灏口紧，憨憨一笑，只告诉是大陆的作者。小白深居简出，没见过他接受采访开坛讲演。买过恁多欧美日性学著作的人们等了那么多年，等待中国本土对性文化有感悟力的人，能贯通西洋景的人，现在终于有了。在他，写作而已，小白厌烦“性学学者”之称，我在BBS名之为“sex文化侍者”。

一个从不出国的人，在互联网时代竟能占有极多的资料。小白有资料癖，买书买到季风书店与外国的亚马逊书店。他的文章中出现多种文字，他爱逛网上的外国大学数据室。说他是浏览西方性学资料最多的人，应无大错。例如，我见过一些毕加索的色情画，在同辈中算是眼界辽阔的吧，但小白发我欣赏的毕加索无论数量还是图质均高高在上。他能在画中读出细节的低语，读出风尚的演变和传承，读出道具不同而欲望如一。小小一篇文章，其中征用细节无数，细节自己会说话。这令小白在这一端没有对手也没同道。诸公再有兴奋，再有才，无望齐看，安能齐名？

我们看到的小白文章，都经他的一改再改。

要是我们将与性有关的都归在上帝名下，错是不错的，但上帝一说，人就没得说了，被忽略了。小白坚持去找的是人说了什么，他们深重的心思和诡秘。他浸淫于此，但与之隔开双黄线，毫不油滑。他虐恋词语，但始终在事外，在观察者的方位。小白的文章感性，他奇怪的对西方的旧日情人般敏感，朝历史的深井窥探，努力还原旧时风貌，弹拨那些作怪万千之处。有别于小说的是，他的说法有来处，有图为证。他做不成西门庆，是他总被周围的旖旎和皱褶吸引，从挨打

的屁股想到镜子想到小房间想到委拉斯盖茨、提香那些大人物。他的感性与理性均衡。他还思考的是：

色情是廉耻观念的产物，廉耻是色情的边界，是色情的背景，也是色情的尺度，色情本身无法定义自己，是贞节观与廉耻感定义了色情。不仅如此，廉耻总会成为色情的强化反应添加剂，色情的强度总和廉耻感的强度相关联。色情是黏糊糊的，没有渗透性，廉耻感像注射器的针尖，刺破、引导、深入，色情因而能够深入肌理。（《镜子里面有妖精》）

我就此打住。这个人应被观赏，不是被分析。读他的文章中我们的来处。跟祖先一样，我们都要死的，我们都要不见了，开花是美丽的欲望。人是一种生长在短短无霜期的植物，努力开花吧。

是为代序。

2008.7.22

目 录

风月之余说小白/陆谷孙	I
为小白序/陈村	I
吉吉的身体	I
画春宫的女人们	16
“带着画刷的男爵夫人”	27
巴黎的三十页春梦	60
毕加索的色情画	71
好色的哈姆莱特	87
镜子里面有妖精	103
爱你就打你屁股	117
小房子里好藏娇	132
黄段子和小册子	147
吊起身子提起腿	165
让我穿上你的衣	181
瓶中日月长	210

吉吉的身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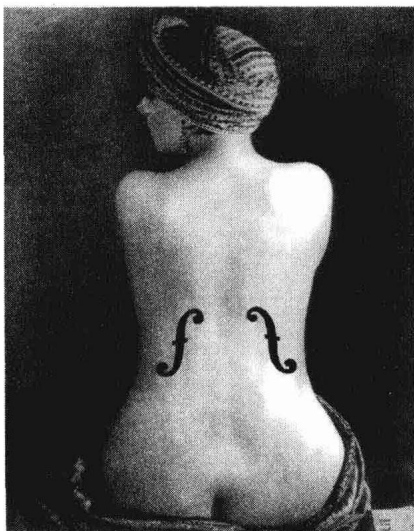
吉吉：Kiki，人称“蒙巴纳斯的王后”，上世纪二十年代巴黎阻街女郎、卡巴莱歌手、巴黎画派以及达达—超现实派诸多艺术家的模特、情妇。高兴起来喜欢脱光衣服，似乎有点裸露癖。

藤田嗣治：Tsuguharu Fujita，“巴黎画派”（Ecole de Paris）艺术家，日本人，后在其父同意下赴巴黎研究美术。他的奇装异服——希腊式的土尼短袍（tonic）、头巾、大项链、女装手袋、赤脚——是当时蒙巴纳斯的一景。

基斯林：Moïse Kisling，巴黎画派艺术家，波兰人，给吉吉画过很多肖像。

曼雷：Man Ray，达达—超现实主义派的摄影家，美国人。镜头下拍摄了二十年代巴黎几乎所有的名人，包括可可·香奈尔和马塞尔·普鲁斯特，以他的诸多情妇为模特，拍摄了大量色情意味浓厚的作品。

李·米勒：Lee Miller，曼雷的助手、模特、情人，美国人，十八岁到巴黎。认识曼雷以后，她也建立了工作室，成为一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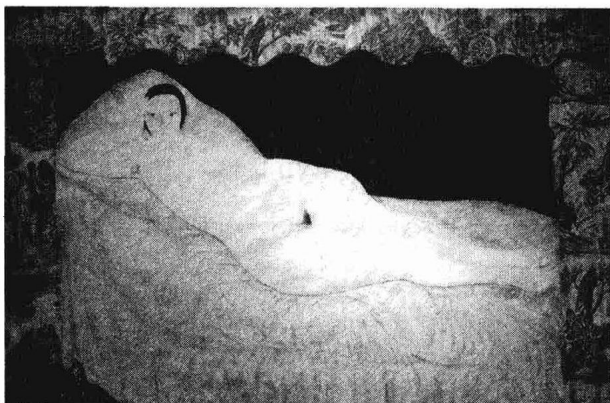


吉吉背影：安格
尔的小提琴

影师，为当时巴黎的很多著名时尚设计师如可可·香奈尔工作。李·米勒聪明能干，性情果敢，二战期间曾跟随盟军担任随军记者，为了庆祝胜利，她在慕尼黑希特勒的前住宅的浴缸里洗澡，拍摄了一幅照片。李·米勒喜欢把她的浅金色头发剪得极短，有人回忆说她就像“阿皮亚古道（Appian Way）上阳光下的牧羊少年”。李·米勒曾在考克托的电影《诗人之血》（*Le Sang d'un poète*）中担任那个著名的“无臂雕像”角色，被一头公牛追赶。

阿拉贡和佩雷：Louis Aragon, Benjamin Péret, 法国超现实主义派的作家、诗人。阿拉贡后加入共产党。

罗贝尔·德斯诺斯：Robert Desnos, 法国超现实派的诗人，后与藤田的女友瑶姬同居，二战期间参加地下抵抗运动，被送往奥斯维辛，在集中营里他写了很多情诗题赠瑶姬，诗中他对瑶姬说有一天他要送给她“十万支香烟，十二件漂亮的连衣裙”。



藤田嗣治所作的《裸卧的吉吉》（1922）

—

吉吉头一回到藤田嗣治家的时候实际上是光着身子的。表面上看她的大衣下面有红色的裙摆，可她一到房间里就脱了大衣，里面什么都没穿，裙摆是假的，那只是一块红布，用别针钉在大衣底下。藤田上前几步，盯着她看了半天，说了一句：

“没有汗毛？”

“你画着画着，它就长出来了。”吉吉一边逗着日本人，一边随手拿起桌上的铅笔，在身上画了几根汗毛。

当天晚上藤田心痒难熬，第二天一早就到洛东达等吉吉，一定要让她做他的模特。吉吉答应了。藤田是个妙人儿，他看吉吉的眼光很特别，几乎把鼻子凑到吉吉的下身前，用半通不通的法语发出各式各样的惊叫，“美人痣”，“没有毛”，“你脏脚”。吉吉虽然很尴

尬，但藤田结结巴巴的语气很好笑，吉吉就一直放声大笑。藤田模仿马奈那幅著名的《奥林匹亚》画了一幅《裸卧的吉吉》，一九二二年的秋季沙龙展上，这幅画大出风头，后来卖了八千法郎。

画面上的吉吉身体出奇洁白，藤田就像所有的亚洲人一样，偏爱洁白的女人，他甚至给他的女朋友露西起了一个昵名，叫瑶姬（Youki），意思是“玫瑰色的雪”，而且画了一幅名叫《雪天使瑶姬》的画，画面上的瑶姬也通体雪白。据说藤田为了取得洁白无瑕的色调，把牡蛎壳磨的粉调制到颜料中。

吉吉身上几乎没有汗毛，藤田就像古代日本画家那样，细致地勾勒出吉吉腋下和阴阜上的毛发。黑是黑，白是白，颠覆了从古希腊以来就有的、那种认为女性体毛难看的视觉观念。轻轻地刺激了一下巴黎人。

二

吉吉出生在勃艮第的塞纳-夏狄戎（Chatillon-sur-Seine），母亲是个养路工的女儿，吉吉是私生女。外祖母家里很穷，母亲又在巴黎打工，吉吉小时候一直饱一顿饿一顿。十二岁那年她到巴黎。为了做排字工上了一年学，不过干活实在太辛苦，吉吉换了一份工，到一家面包店里做女佣。因为跟老板娘吵架，扇了那坏脾气的女人一耳光，最后只好一走了之。

从此吉吉在街头找生活。有时候她找不到地方睡觉，就到街上结识的女友家混一宿。有一次正好碰上爱娃的男友晚上来，这个科西嘉工人带来一根香肠和几个法郎，吉吉只好跟他们俩挤一个床。床太小，吉吉坐在床角看了全过程，一边吃着香肠，一边心里想，这事儿也没什么大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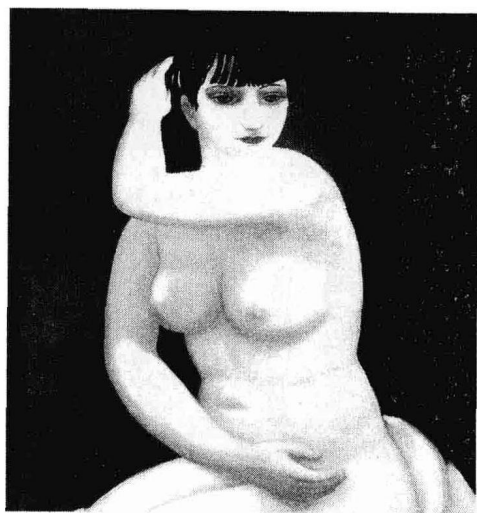
吉吉在卡巴莱小酒馆
表演（布拉塞BRASSA的作
品，1933）

吉吉知道怎样赚钱了，她到斯特拉斯堡大街找醉汉，两块钱可以看一看，五块钱可以摸摸乳房，再多的话就随便做什么了。

吉吉很聪明，什么东西一看就会，尤其会说话，酒馆里面碰到个把嘴里不干不净的醉汉子，吉吉总能骂得他哑口无言。后来她就发现了洛东达，酒馆里面有许多好脾气的艺术家，碰到卖给杂志一幅画或者一首诗，他们就可以请整个酒馆的人喝酒。脾气不好的时候，吉吉也总有法子让他们消消火。她的运气也是好，碰到了好心的苏丁（Chaim Soutine），苏丁让她住到家里，又把她介绍给很多画家做模特。

吉吉原本名叫Alice Prin，吉吉这个名字是一个画家男朋友给起的，说是她名字的希腊语发音。吉吉很有可能上当了，这个画家本来就不是希腊人，他是一个波兰人。Kiki这个名字多半是他跟吉吉开玩笑，因为在法国南方，或者西班牙，差不多那个时候，Kiki是一种在小酒馆或者床上说的名词，有时候指男人的那玩意儿，有时候又指女人的下面，看语境。可吉吉喜欢这个名字，后来她就一直用着它。

吉吉会唱歌。晚上总在蒙巴纳斯的赛马师夜总会（Le Jockey）



基斯林：《吉吉半身画像》

表演，那地方真正是天下大同，穿破烂外套的艺术家围在小圆桌旁狂喝滥饮，边上挤着中产阶级的裘皮夫人，吧台上坐着打算兜售自己的单身女郎，她们多半都是模特和妓女。装修实际上很简陋，墙上贴着几幅旧的招贴画，厕所前挂着一块大黑板。但这里有的是快乐，表演者们就是客人自己，而且——吉吉说——这儿的人似乎多少都有点暴露癖，陌生人乍一进门会以为跑进了一家妓院。吉吉喜欢挑那种色情小调来唱，比方德斯诺斯的几首色情诗歌。吉吉的嗓音懒洋洋的，伴奏的手风琴声音也懒洋洋的，可观众的兴致却会越来越高。等到观众的情绪被她的歌声撩拨到最高点时，吉吉就会叫来德斯诺斯的情人、体操教师泰莱丝，泰莱丝扶着吉吉，她就当众表演倒立，这会让整个夜总会发疯了，因为吉吉向来不穿内裤，底下只有一双黑色的长统袜。有人问她为什么不穿内裤，她就回答说：“因为酒馆里没有女士

用的洗手间，我只好不穿内裤，可以像男人那样站在大街上pipi。”

三

立体派、未来派、达达主义，然后又是超现实主义，老的一代功成名就，又换了新的一拨年轻人，总是提出新的宣言，莽撞的年轻人结伙打天下，左岸艺术家们也有点像黑社会。等到中年以后，他们都会变成资产阶级，购置房产和跑车，可年轻时他们都曾骚动不安，天天泡在小酒馆里喝酒喧闹，累了就到后面的暗室里打个盹，或者找个女人厮混。小圈子都有自己的一套规则，他们的规则中有一条：你们可以为女人打架，但不可以为女人反目。所以女人们可以在她们之间交换，她们的身体可以像货币一样流通，藤田的瑶姬后来跟德斯诺斯住到了一起。聪明一点的女人，比如吉吉，可以跟他们中的所有人睡觉。你可以把吉吉看成是他们的寄生虫，也可以把她看成他们的缪斯。

吉吉跟基斯林住在一起的时候，基斯林就给她画像。虽然两个人都是火爆脾气，一天要吵三次架，可基斯林仍然把她画得那么甜美，又黑又大的眼睛，白白的肤色。因为他第一次遇见吉吉时，吉吉静静地坐在那里，打补丁的围巾、男式礼帽、大头鞋，基斯林对洛东达的利皮恩大爷说：“这个新来的婊子是谁？”吉吉也没光火，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基斯林逗她乐子，不停地辱骂她，整个酒馆都笑了起来。可吉吉只抽出一根火柴，点燃、吹灭，然后用烧出的黑灰涂抹眉毛。

基斯林对吉吉的身体想必很惊讶，她是那种骨架小小的女人，穿着衣服显得身材纤弱，脱下衣服圆润丰腴。基斯林后来终究换了模特，也换了情人，他习惯早上九点开始画画，吉吉每天晚上都要在酒